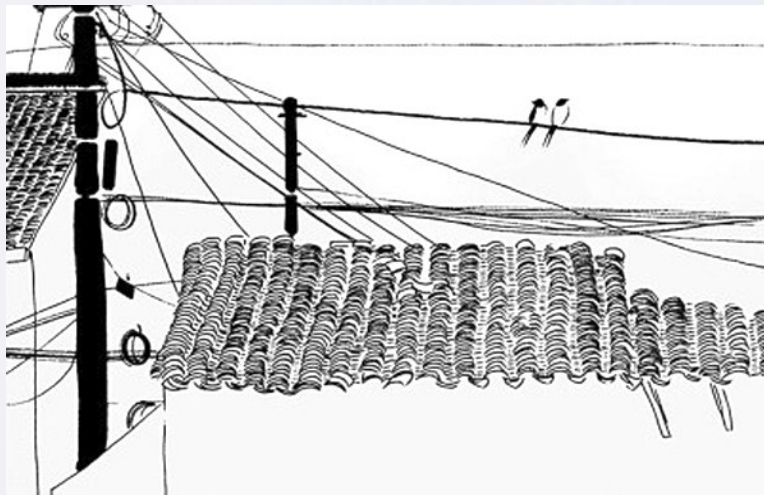


体验、学识与思想的交融

——散文集《地上的云朵》读后

□ 凸凹



散文集插图 资料图片

刘江滨是个强劲的书写者。大地物事、人间情怀和书香意象,只要稍一触摸、捕捉、领略,便可化为笔下文字,洋洋洒洒地铺排下去,让人目不暇接。细心爬梳,他大体上是从生命体验、世象观察和阅读所得上要文章,在博物、博识和博思三个维度上充分书写,追求文字的“复合”品质,将体验、学识和思想融合在一起。他有高度的文体自觉,清醒地认识到:只有学识,流于卖弄;只有思想,失于枯槁;只有体验,败于单薄。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就丰厚了。前人的经验、主观的思辨、生命的阅历,知性、感性和理性均在,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。他认为,天地间的大美,就在于此“三性”的融合与消长,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。文章若此,便适应了自然的律动,生机就盎然了,与心灵遭遇的机会就多了。他信奉“愈简易愈真切,愈真切愈简易”,所以,总是从细部入手,从微处运笔,说浅白的话,说平易的话,说人人都懂的话。在这一点上,他始终有定力和自律,时时提醒自己,他有学人的底蕴、普通人的观察角度、人世者的论说方式。在“人情物理”的基本层面上,不慌不忙地进行着他的文字之旅。

他的散文集《地上的云朵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),具象地呈现着这个原则。全书分三辑展开:第一辑“人间有味”,主体体验;第二辑“飞鸿雪泥”,主观察;第三辑“橙黄橘绿”,主思考。但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单一文脉,而是博物、博识、博思互相作用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“人间有味”的开篇之作《地气》,一经阅读,我便被带入,因为他从“我”写到了“我们”。他写道:“小时候的一个初春,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赶路。我坐在大梁上,以往每每行不多久就打瞌睡,东倒西歪,有几次差点从车上掉下来,父亲常常是一手扶把,一手还得扶

着我。这一回,瞌睡虫却没有招惹我,因为我被一个神奇好玩的现象吸引住了(似真似幻、似静似动的地气)”。

我也有相似的经历。我要到离村十里之远的山外读中学,有时起晚了,父亲就骑自行车送我,也常常是一手扶把,一手还得扶着我。即便是这样,我也常常跌下车去,全因为瞌睡相伴而不能自持。但是,当我考上大学之后,父亲依旧骑自行车送我出山,山路崎岖、车子摇晃,我依旧牢牢地贴在父亲的背上,且心生喜气。

这就让我在联想中,心潮澎湃。地气和喜气,是大地上的因果性存在,浑然地交织在一起。这一刻,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我特别赞成他的论断:“地气是山野之气,是大自然的真气、灵气,也是人世间的风气、烟火气、五谷之气。”我还要补充说:“地气,是大地之子的风水所在,它孕育了人情、人性、人伦、人道,是人类的生存之基,是‘我们’的生命细胞。”

续读他下边的文章,无不从“小我”切入,而呈现“共情”“共振”,继而拓展到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,即感同身受。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。文章既然写出,“我”不过是起点,最终的归途,一定是奉献人类的典型情感、典型体验,否则就是一纸虚文,即便字句绚烂夺目,也不过是欺人欺心的小伎俩而已。

在“飞鸿雪泥”一辑中,刘江滨推出了《杜甫的爱情》《李白们的样貌》《司马迁是宦官吗》《“元白”的友谊小船》等。这些作品总体上都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知人论世。他把古人放在今人的视域里,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,进行贴心贴肺的对话,让人看到时间深处真实的人性样貌。他书写的立足点,是生命的寻常、生活的平常和人性的恒常,通过旁征博引,也就是博识的比照,揭示出伟大与寻常、奇崛与平常、变幻与恒常是相伴而生的。虽然说“太阳底下无新

事”,但是“还原”绝非重复,古人毕竟不是今人,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,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杜甫的平民之爱,是他入世与关怀的情感基础,因而他懂得善待与悲悯,拥有推己及人的大爱无疆。李白的恃才傲物,反映出环境对人的挤压与逼迫,让人感叹。司马迁的生命历程有大痛,但他向死而生,在绝望中迎接希望,因而有“史家之绝唱”,从虚空中逃离,傲然挺立。

刘江滨的此类文章,不卖弄学问,也不装腔作势,而是以理性的历史观、温暖的人生观和灵魂不灭的生命观悉心照拂,在感性、生活性,乃至人性上,朴素地落笔,娓娓道来,既入心入耳,又歌哭自如。

在第三辑“橙黄橘绿”中,刘江滨对世象的种种话题进行了“有我”的评说。其中,《聪明的两面》《说高矮》《我们该怎么说话》《碑铭的悲鸣》是代表。他这类文章,世象只是引子,从古至今的“知识”照拂才是肌理。他不就事论事,而是“引入”学问,从经典中攫取论据,让结论自然而然地生发开来。譬如《聪明的两面》中,他用了《世说新语》和《红楼梦》中的镜照,让人看到,“两面”古已有之,今人愈盛,随时间的推移,不断有了新的表现方式。譬如《碑铭的悲鸣》中,说韩愈写作《平淮西碑》时,在悲愤中求平和,在不平中求公允,既世俗又高拔,是人格与智慧的结晶。总之,刘江滨的文字,充满了妩媚和美意,他把世说变成心语,把俗话变成雅音,既通透自处,亦输出智慧。

散文研究者古耜在评论刘江滨的另一部散文集《当梨子挂满山崖》时说:“他视野开阔,阅读广泛,文心绵密,这使得其走笔落墨,不但洋溢浓郁的书卷气,而且有让人豁然开朗的‘睿智’特点。而作家之所以钩沉历史,并非单纯发思古之幽情,而是旨在以历史为镜鉴、为昭示。”这一点,刘江滨在《地上的云朵》中,有全面的延续和更自觉的把握。他不仅戮力追求学识、体验、思想,即博物、博识、博思的“复合”品质,而且在技术层面上,也把叙事、抒情、论理这三者打通,使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,也不是一种被动服务的关系,而是结伴而行、共同到达。这种手法,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,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功能。他的文字,既朴实如行云流水,又不落入窠臼,雅致在自然之中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《游过月亮河》

守护人性的温暖

读儿童小说《游过月亮河》

□ 陈香

裘山山的长篇儿童小说新作《游过月亮河》(希望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,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“中国好书”2023年7月推荐书目),一个突出的创作特点就是向善性,即守护人性的温暖,保持着对生活的善念和良知。她对于人间烟火秉持自己的真挚情感,无论是书中的场景还是人物,总是沉浸在日常温情中,总是充满叙事的感召力量。

作家关注普通人身上的坚韧、善良,也不回避他们的弱点。比如郑老汉郑连根起初对光伢子的态度不友好,认为儿子郑直是因为救光伢子才失去生命的,刚开始不愿收养光伢子;光伢子也因为郑老汉的暴躁脾气,不太喜欢他,更重要的是,父母虽然因洪水而丧生,但永远住在六岁的光伢子心中,不会离去。他们将面临洪水退却后的艰难日子——生活的重建和生命意义的重塑。善良的一老一小,在日常生活的磨合中,慢慢相互依赖,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老人不再酗酒,孤儿不再做噩梦,不再需要紧紧抓住那个在洪水中保命、妈妈最后一句叮咛“别松手”的木盆入眠。他们携手跨过人生的重要关口,共同面向生活的未来。

作品的笔调是舒缓的,但人物的内心世界跌宕不已,小意外和小冲突是常见的,让作品充满了阅读的魅力,而且人物内心的跌宕与生活中的小插曲,与生活的正面形成一种互文效果,在相互的对照、衬托之下,放大作品温情的内核。

温情的叙事风格是儿童文学必备的人文关怀,可以给小读者以安全感和价值归属感,帮助他们在涉世之初,树立对人生、对世界的信心。《游过月亮河》的创作特色,与裘山山的文学风格息息相关。其作品像三月里的春水,温情、温暖,有饱满的故事性和日常性,以小切口反映生活伦理和情感逻辑,这些都让她的作品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情节是儿童文学作品的重中之重,没有事实依据的情感抒发和价值评判,很难与儿童建立起阅读的联系。裘山山用一种接近生活真实的方式建构起符合生活真实的作品。作品贴着地面行走,关注普通人的矛盾和困惑,细腻、妥帖和结实,从日常生活细节的推进中,寻找生命的真谛与意义,让作品所呈现的“军民一家亲”主题深入人心。

要建构起符合生活真实的作品,作家需要具备对微观细节精雕细琢的能力。作品要有生命力和说服力,需要让读者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。故事的扎实绵密,建立在细节真切可感的基础之上。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:郑直在洪水中救人,失去生命。在带来这一噩耗的刘连长面前,老兵郑老汉一滴眼泪也没掉。两位军官离开,他却躲在门后捂着脸哇哇大哭,家里一个人也没有,只有小狗弯弯陪伴他。这个细节贴合现实和人物心理,一名老兵强忍的坚强,最后的倔强,就这么跃然纸上,似乎就是从我们生活的本身走来,让人久久难忘。

虽然裘山山的作品总是从当下现实起笔,但这个原点总会融合主人公的人生记忆,在回忆的感喟与当下讲述的绵密交织中,故事更趋于饱满,人物的形象更为立体。而貌似平静的讲述下,回忆的感喟不断加大文本的情感内蕴,让作品更为撼动人心。

作品娓娓道来的叙事节奏,自然放松,清风徐来,其语气是温和的、体验性的、交流性的。值得注意的还有文中小狗弯弯的视角,这是另一个儿童视角,并与第三人称儿童视角的叙事者相呼应。作家深谙儿童视角的本质。儿童以本能的判断和感受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与人生。当作家以儿童视角打量陌生的成人空间时,基于孩童认知和视域的限制性,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面貌一一展现。儿童视角下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成就儿童文学的纯净本质,这是儿童文学的价值归属之一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